

# “大妈爱靳东”，就这么简单吗

□常芳菲

江西的黄月(化名)60岁时突然成了新闻人物。通过江西电视台的节目,大家知道了大明星“靳东”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向她表白,他们“两情相悦”。她做好了跟现实彻底决裂的准备——丝毫不理丈夫的反对,剪了头发,跑到长春要与“靳东”相会。而稍有互联网经验的人,都会为“靳东”短视频的拙劣与黄女士的言之凿凿感到惊讶。

黄女士被判为一个老年追星“脑残粉”。有人试图给出解释,比如中老年人识别网络信息能力弱、靳东符合中老年女性的审美等等。但想要解答这个问题,应该反问,一个人把虚假的现实当成救命稻草一样攥在手里,那么,真实生活全貌会如何?对于丈夫、婚姻,黄月脱口而出:“我从来没有过爱情,从来没有,这是第一次。”关于亲子关系,黄月的儿子自述:“在外面欠了100多万。我从小是跟着舅舅长大的,我叫他们姑姑姑父。”从这些碎片中,我们不难拼凑出黄月的一生。实际上,这也是中国很多女性一生的缩影:“我是他家老黄牛。他喝酒打架,我无过问。我忍我忍还是为了这个家。”

接着,人们又发现和黄月一样的中老年妇女人数还不少。她们期待着能从明星“弟弟”那里获得关注和被看见的可能,哪怕是假的。



## 女性权力增长的背后

短视频平台里的“靳东”,实际上扮演了韩剧之于年轻女性的角色,且带来的冲击力更强。

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沈奕斐的研究显示,根据传播学编码与解码理论,韩剧中大量出现了男性凝视女性的特写镜头,会让女性观众产生男主角凝视自己的感受。而短视频里的“靳东”甚至不再有戏剧男主角的身份,他在屏幕另一端的沟通和关心完全实时,没有脚本、未经设计,完全发自个人。女性被看见的心理需求突然被满足,带来了强烈代入感和冲击力,足以促使她们离开现在的生活。

而与年轻女性追星所投射的情愫不同,对中老年女性来说,这是一场自救。

因为她们不论身处于家庭还是社会,都是长期被忽略的对象。当一个人没有被看见、被关注,就意味着他的感受不再重要,也就是否定一个人存在的价值。

首先,她们不再具有审美价值。对“白瘦幼”的追捧,让老成为美的反义词。而中年乃至老年女性唯一会被称赞的是与实际年龄相反的美貌,即所谓少女感。

除了丧失审美价值,年老更意味着女性权力(Girl Power)的丧失。

阎云翔在《私人生活的变革: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、家庭与亲密关系》一书中,把女性按家庭角色分为女儿、媳妇、婆婆三个阶段,对于同一个个体而言,她的权力逐步降低,做女儿(未婚)时,权力最大。而这种权力的巅峰在婚礼上显现,女性在婚礼中的发言权明显高于未婚夫。而此后,女性权力进入下行通道。

而当成为母亲之后,在密集母职文化下,她们的意志甚至自由变得不再重要,孩子成为了整个家庭生活的核心。

在金一虹《教育拼妈:家长主义的盛行与母职再造》一文中,作者指出“密集母职”(intensive mothering)是指观念上人们普遍认为母亲是孩子最好、最理想的照顾者。因此,母亲应该以孩子身心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目标,全心全

意照顾孩子,甚至放弃自己的需要和利益。

在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调查的数据中,18岁~64岁女性中,29.1%不在业(未就业),比10年前高出16%。其中照料家庭是不在业的第一位原因。而在18岁~29岁中,目前不在业需要承担大部分至全部照料孩子职责的比例高达92.3%。而这一年龄组受过高等教育的城镇女性,照料孩子是她们不在业的唯一原因。

身边的人会反复劝说:“你要想孩子成功就得一个换一个,做妈妈的就要牺牲”。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孩子的父亲/奶奶(姥姥)带孩子的照片与母亲带孩子的对比图,也会不断加深母亲才是照顾孩子最佳对象的观念。

千万不要以为,女性熬到儿子/女儿上了大学,就能自由。看,第三代已经等在门外。

很多人认为女性(尤其是受到高等教育的女性)在家庭中地位已经比从前高了,是基于很多已婚育女性依然拥有工作、社交自由、经济支配、与丈夫讨价还价的权力做出的判断。但实际情况是,已婚育女性从繁重的家务与育儿琐事中解脱出来的原因,并非是丈夫(父亲)顶上了位置,而是上一辈女性接过了重任。

女性,作为母职惩罚的实际承担者,被连续惩罚了两次——做母亲、做(外)祖母。

在沈奕斐《“后父权制时代”的中国——城市家庭内部权力关系变迁与社会》中,她通过调查直接给出了结论:在当代城市家庭中,父亲的权力衰弱了,但男性权力没有衰弱;媳妇权力上升,但女性权力没有上升。年轻女性的权力增长全数来自年老女性的让渡,而非男性。

对女性来说,衰老就意味着权力全面丧失。

数据同样反映了这一点。以成年到退休前的年龄作为分界,两性社会地位出现截然不同的趋势:在男性内部,18岁~60岁的权力等级排序,年龄越大,等级越高;而女性内部18岁~60岁的权力等级排序,年龄越大,等级越低。

## 结婚繁衍才是重点

如果夫妻双方感情美满,女性让渡权力似乎还算值得。而实际情况怎样呢?

腾讯2016年的调查的结果很不乐观:

在总数上,超过7成的调查对象反馈后悔结婚,而女性中后悔的比例高达76.6%,超过男性近2成。

引人深思的是,调查结果显示:收入越高,后悔几率越小。而月收入2000元以下,近8成表示后悔结婚,诸多中国人的婚姻质量就可想而知。

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潘绥铭在样本量为2万人的调查中也基本佐证了这个判断。他发现在性生活、爱情、婚姻三方面都满意的中国人,只三分之一左右,而另外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把性生活、爱情、婚姻分开处理,只是为了维系婚姻。就像那句流行语说的:“凑合过吧,还能离咋的”。

很多人会好奇,为什么我们对婚姻的容忍阈值如此高。就像每当家暴案、杀妻案发生,人们总要一再给出这个建议——女性别结婚不就行了吗?恐怕不行。因为我们对“不婚”的容忍度太低。与贫瘠的情感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,是我们傲视全球的初婚年龄与结婚率。

2017年的统计显示,日本男女初婚年龄分别为31岁、

29岁;父权色彩极为浓重的韩国成为东亚三国结婚最迟的国家,男女初婚年龄分别是32岁和30岁。被认为“男女关系”随便的美国,2018年男女平均初次结婚的年纪向30岁靠拢。

而中国大陆的男女初婚年龄分别为26岁和24岁。也就是说,女性超过24岁没有结婚,就被同龄人抛弃了。

直到2005年,一生中从未结过婚的成年人群占比,日本、中国台湾地区、新加坡都超过15%,韩国向10%迈进。然而在中国大陆,数据始终在1%左右徘徊。而35岁~39岁从未结过婚的女性,只占该年龄段总人口的1.7%。

这个数据翻译过来的意思是,选择不进入婚姻的女性是百里挑一的绝对异类。从众显然是更容易的选择。那些女性看上去是“选择”了婚姻,实际上只是被裹挟进入人群,不得不向家庭献出了自己的时间、自由、权力,但却依然被忽视。

她们只能幻化出一个体贴的、会抽空陪自己的对象。他可以是“靳东”,可以是任何一个“像一棵大树,让我这棵小树依偎在他身旁”(语出豆瓣鹅组)的人。

这是她们从生活庞大冰面下,探出头喘息的时刻,是向可能的温暖伸出手的瞬间。但抬起头来,只看到的是这样几个更冷的字:“理智追星,切勿轻信他人。”

# 九儿

男欢女爱

□舒曼

“请拿开你的脏手!”那天,九儿一声暴喝,惊动车间所有人。那个渣男、缝纫车间主管侯斌,吓愣。

“哼!反了!居然敢对我大呼小叫!你还想不想在这里干了?”反应过来的侯斌恼羞成怒,公然威胁。在这家规模不大的私营服装企业,侯斌是老板的小舅子。

“王八蛋!小姑奶奶不忍了。我炒你!”九儿摘下工作服上的工号牌,又“啪”的一声扔下进出厂门的工作证,看也不看侯斌,女侠般扬长而去……

二

九儿是从云贵高原大山里走出来的女孩,和一帮山里妹子结伴来到这座沿海城市打工。由于学历不高,超市收银员、饭店服务员,包括缝纫工啥的,九儿都做过。但有一条,有些地方,九儿饿死也不去。她知道,长相出色的她,一旦走岔了路,这辈子就毁了。

没了工作的九儿表面倔犟,内心其实很慌乱。她缺钱,还是很缺的那种。原因很简单,老家患病父母离不开她资助。

“请问,我可以应聘吗?”那天,走在繁华街市中的九儿,突然看到路边一家花店门口张贴着一张招聘启事。

“哦。你,你……”花店内一名温文尔雅的青年男子看着九儿欲说还休,吞吞吐吐。“对不起,招聘已结束。”突然,一名看上去精明强干的女子闪身而出,一口回绝。

就在满心失望的九儿返身离去时,那个青年男子却疾步追出,递上一张名片:“小妹慢走!这上面有我电话。你,你明天来吧。不过,有三个月试用期。”

九儿转忧为喜。接过名片一看,哦,男子叫施月。

可是,九儿刚想转身走,却听到那个女子和返回店内的施月大声争执:“你什么意思?见人家姑娘长得漂亮动了心思?说好招六个人,人数已满,你留她干嘛?”施月对那个女子耐心解释:“我看这姑娘的神色,肯定遇上了难处。能帮就帮吧!”

上了班的九儿慢慢了解到,施月虽才三十出头,却已在市区开设十多家连锁花店,也算是自主创业的一个成功人士。那个看上去蛮凶的女子,是他的女友,名叫秋燕。

九儿是个要强的女子,不管在哪儿工作,都尽心尽力。施月看在眼里,喜在心里。

“这个九儿,我不知为什么,就是看她不顺眼!”却没想到,秋燕视九儿为眼中钉、肉中刺,一次次要求施月找机会让九儿走人。施月无语,他不赞成。

三

花店的男职员韩小磊刚开始并没特别在意九儿,只觉得她就是那个淳朴的、来自山区的美丽打工妹。

偶然间,韩小磊发现,店里另一名女店员父亲突患重症,因为经济拮据急得直掉眼泪;九儿看到后,不声不响地将刚发的工资悄悄掏出一半,坚决塞到哭泣的女店员手中……

更让韩小磊震动的是,每到午餐时分,由于店方不提供工作餐,其他人都是叫外卖,可九儿总是悄悄躲到一边,自己啃一块面包,就着两根火腿肠和一杯开水打发自己……

那天,韩小磊悄悄将一张存折交给九儿,真诚地说:“我也是打工的。这几年就攒了五万元,你别嫌少,先寄回家给你父母治病吧!这钱就算我先借你的。至于借条嘛,那就算了!”万分惊讶的九儿睁大眼睛紧盯韩小磊,愣了许久。

再后来,每回叫快餐呢,韩小磊总是叫上两份。九儿也不推辞,总是红着脸,和小磊一起吃。但是小磊杯中的茶,必定是九儿早就泡好的;而小磊的脏衣服,也是九儿主动带回去帮着洗。

四

或许印证了那句话:没有比较就没有差距。九儿和心胸狭隘的秋燕,形成强烈反差,被施月看在眼里。莫名地,他就喜欢上了九儿。表达爱意的第一步,是偷偷地给九儿加工资。

“你是不是被九儿那个狐狸精迷住了?今天把话说清楚,有我没她!”秋燕知晓施月给九儿调高工资的事,气得发疯。

“你不适合我,分手吧!”施月说出他早就想说的话。

“施老板,你给我私下加的钱,我真不能收。”明白真相后,九儿找到施月,将多出来的钱如数退还给施月,“谢谢您!但是,我需要的不是同情!”

对九儿的举动更加钦佩的施月,干脆就直接向九儿挑明:他不是同情她,他是爱上了她!九儿吓了一大跳。

“我没有开玩笑。我是认真的。”施月见九儿受惊,赶紧解释,“我爱上了你的人品,你的善良,当然,也包括你清纯如出水芙蓉般的漂亮容貌!我心目中的妻子形象,就是你这个样子的!请让我爱护你、帮助你,拥有你,好吗?”

九儿一听,更加吃惊。她摆着双手,对施月坦诚相告:“谢谢您!是我太平凡,也没福分。所以,我只能说声对不起!”

果然,第二天,九儿留下一份辞职信,走了。当然,一同离开的,还有韩小磊。